

不
留
來

踰
十
歲

光緒十六年
廣雅書局刊

序

方言箋疏之作也余弟同人實首創之未及成而卽世其本藏之篋笥者十有餘年及賦梅姪弱冠後始出以示余余閱其本簡眉牘尾如黑蟻攢集相襍於白蟬趨趨之中幾不可復辨余憫其用力之勤而懼其久而散佚也乃取而件繫之條錄之凡未及者補之複出者刪之未盡者詳之未安者辨之或因此而及彼者則觸類而引伸之譬之築室其基址材木陶埴之資則同人已具之若陰陽向背體立覆蓋牆垣黝堊戶牖門楹則予實成之竭數年心力始得脫稿自後時加釐正而塗乙纂改者又十之六書成後閒嫌有繁冗處思欲更爲刪節重複鈔寫多事卒卒殊少暇晷兼之手戰目眩不能捉管蓋是時余年亦已

耄矣同邑吳子嘯庠與余爲忘年交於儕輩中獨好訓詁之學
余出此稿示之囑爲參訂頗有條理且錄清本貽余後爲壽陽
祁相國索去吳子又爲余錄有此本我子孫其弄之毋任鼠傷
蟲蝕也昔毛西河有弟纂易傳未卒業而歿西河爲續成之今
所傳仲氏易卽其本也余之學視西河無能爲役而事適相類
亦愈以增鵠原之戚矣爰述其緣起及成書之本末如此時咸
豐建元辛亥仲春嘉定錢繹自序

凡例

一方言舊本刻於各種叢書者多有舛譌卽永樂大典本亦間有之近時惟戴東原盧召弓兩家本校訂稍精而亦互有所見不免參差今參眾家本而詳究之以折其衷擇善而從則戴盧兩本居多

一古今地理稱名代易繁稱博引轉致迷眩今惟據漢晉地理志說文括地志及水經注指明今爲某省某府某縣而已其近人地理各種概不泛引以免多岐

一今本方言各不同晉唐人書注中有同引方言而彼此互異者有或以郭注而誤爲方言正文者今就所見者竝列各條下間有疑義則辨析之然必確有所據不敢妄逞臆見指鹿爲馬

一他書所引方言而今本無其文者詳其文義的係脫落當補者則旁列於條下以清眉目不敢麤混而於箋疏中申明之一所引諸書頗夥閒有舛誤未及詳審者博雅君子其教正之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序

晉郭璞撰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墮廢莫有存者暨乎楊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攷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襍眞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翫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序

晉郭璞撰

嘉定錢繹箋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踏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墮廢莫有存者劉歆與揚子書云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俚謠歌戲又揚子荅劉歆書云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言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又云翁孺猶目見輶軒之使所奏言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覽之功顯劉歆與揚子書云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淡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又子雲荅書云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按漢書揚雄傳備列

雄所著書獨無方言常璩華陽國志及藝文志小學類亦但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襍賦十二篇亦不及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未有稱揚子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有見之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又劭注漢書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揚子作方言實自劭始至魏孫炎注爾雅吳辭綜述二京解晉杜預注左傳張載劉逵注三都賦皆遞相證引沿及東晉郭氏遂注其書後儒稱揚子方言蓋由於是郭氏云三五之篇著與歆書十五篇之數正合而隋書經籍志云方言十三卷舊唐書稱別國方言十三卷是并十五爲十三斷在郭注後隋以前無疑矣又風俗通義序取荅書語詳具本末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本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蓋子雲此書本未成也觀其荅劉歆書言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又云張伯松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又云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其曰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則正在構綴時也曰頗示其成者則尚有未成者也曰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則謂他時成書之後也書中自十二卷以下大率皆僅舉其字不言何方其明證也當歆求書時撰集未備歆欲借觀未得故七錄不載漢志亦不著錄至卷帙字數之不同或子雲既卒之後俟芑之徒搜其遺稿私相傳述不免

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恐其假借影附故證其實出於揚子遂并爲一十三卷以就其數故卷減於舊歟至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及揚子荅書向附籍末者亦別爲卷而併數之無可疑也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

物來能名

何休公羊傳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

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荅劉歆書又云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孟子離婁篇趙岐章指云物來能名事至不惑攷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

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襍真洽見之奇書不刊

之碩記也

荅劉歆書又云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

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

之瑕俾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紅稻老農小象



其貌清且臞其人直
而愚將窮老於簡編
乃以經訓為菑畬

小廬居士自題
光緒十七年五月會稽陶澐宣書

嘉定錢少詹事辛楣先生問學閎深達於天人爲海內碩儒先生之弟可廬徵士三子長旣勤東垣次子樂繹季同人侗俱有文行余皆識之而與子樂尤習子樂以開敏之材智承家學之淵源究窮經術先後成十三經漢學句讀孟子義疏又與弟同人疏揚子方言都二十餘萬言義沈而體大識邃而說創又工篆隸眞書當其雅質往往不愧漢唐人性和易謙愼長者多言其似少詹事徵士二先生先大父簡州公與二先生交厚先子又學於少詹事子樂固余丈人行年齒又長而素重余自少至今講說日親遂成故舊余屢遠遊以性寡合知友不過數人家居則惟子樂敦夫子仁子邵子仁之兄損之丈與賢子潛夫而已子仁家西谿上與子樂諸賢居近余居城中少遠遠遊歸輒

主子仁家子仁昆仲父子喜賓客談讌諸賢亦樂就余益往復
論辨理道文學務窮極奧蹟浩博或不合率固爭執不下氣至
理得則又互規美矜異酒酣則閒縱談神仙鬼怪或徵引故老
瑣事里諺相戲謔爲樂竊謂古之直諒多聞與魏晉賢者聚處
莫過焉旣而損之丈子劭潛夫先後亡敦夫爲教諭官潁州之
太和里居惟余與子仁子樂三人雖閒尋舊樂而豪縱之氣多
不如前甚至默然相對移時別去不特死生存亡之痛有慨於
中而三人亦衰病畏劇談狂飲殯然老矣嘉慶十八年余與子
樂同應鄉試子樂屬爲其農夫像讚已諾之忽忽二十七八年
子樂屢以爲言道光二十年六月望後余自蘇州歸重見於子
仁家復固乞之夫子樂文學著述之精瞻余誠不逮至於困躋

伏處蒙時俗訕笑爲兒曹輩所侮二人無異焉然則讚子樂者
莫余宜也詞曰學通古訓藝高儒雅謙謝方聞退甘樵野形頗
而睂厖目耽而言訥儒也農歟迷郵之榻寶山毛嶽生

錢翁不遇今老矣歸耕幸守先人廬說經遠尊許叔重問字爭
過王仲舒旣雨呼兒理墻築破閒與客談農書名流何限困饑
餓力學不如勤扶鋤釋祖觀

